

劉

氏

鴻

書

第九十一卷

鳥獸部

犬 豕

白犬虎文

此犬人性

妖犬

李邕

豕仙

徽猪

豕語

飼子

俗好猪

猪精

猫 鼠

獺

附

鼠

鼠

猫出西方

爲鼠扼喉

猫主

水鼠

齧鞍

驢鼠

十鼠

鼠報

鼠賀

木獺

狐

淫狐

貞狐

義狐

妖狐

殿狐

幻狐

猿
猴
猱
猩
兔

山公

猴神

猴智

賜緋

瘦猱

囊語

打兔

雜獸

僎

懶婦

野婆

俞兒

渾沌

黃腰獸

無支祁

卷九十一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鳥獸部三

太史湯賓尹刪正

犬豕

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致萬石也黑犬白耳者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官黑犬前兩足白者宜子孫黃犬前兩足白者利人

五行書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惋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

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歿

集異記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且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耶乃令朴焉圉人無辭遂受朴至明

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

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
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
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無輕洩洩吾屬不全矣黑衣
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稚童有名乎曰未也吾伺
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明夕再來當得笑語
而黑衣摧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
命以肉誘其犬犬卽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
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紀莫
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
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

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歸

廣鑑異編

唐紹紉通悟知前生事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爲給事中同里有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

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臾而言今日至矣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油什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汗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於床下引斃犬陳於姑前始解吾年十九卒遂生此往

者斃犬乃今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
李邈乎報應常理汝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
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

問羊集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豕不居非大食不餐今
百二十年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
燕相曰奚不烹之王命宰夫膳之夜見夢於燕相曰造
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
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時燕相遊魯津有赤繩
捧璋以報

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

推與之後數日亡猪搦猪還微叩首自責微又厚謝之
董正別傳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
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
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
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
主救之得全

集異志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能通鳥獸
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路逢牝豕引諸猪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猪有語

否僧曰巨瓠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

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闕史

挹婁在扶餘冬地寒甚穴居九梯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內豬脂塗身厚數分以禦冬夏則裸袒而已

魏志

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必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鞠之遇夜周徃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

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
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
書發字

夷堅志

貓鼠 獺 附鼯鼠

中國無貓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鼻頭常
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在土樹於樹上釋氏因鼠
咬侵壞佛經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
玉屑

高宗廢王后及蕭姊蕭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十
願生得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卽足

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宮不許畜猫

舊唐故事

景泰初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謫爲驛丞彰館其使問猫何異而上貢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納着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歿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歿蓋猫之王也

華夷考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神異經

魏鄧王公子蒼舒早慧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太祖馬鞍

在庫爲鼠所嚙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繆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嚙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嚙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魏志

晉宣城有一物大如牛灰色庫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斥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之曰驢鼠

宣州

志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

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兌色之鼠背明
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
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卽賜錢一萬述異記
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猫者三世忽一日李氏
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旣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
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乃空堂縱觀人去且盡堂
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宣室志

嘗有人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爲
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
拜之狀而去其人晚年家轉蕃富至老康健壽享八十

九歲可謂吉慶矣禱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
大吉慶自是陰德致然

百家名書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爲林泉之交母病思鱸
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
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沸遂擒一巨鱗出獺着
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獺耳因取鱸母愈

九國志

狐

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
衆尋覓岡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上前有
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指犬咋殺之取

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搜神記

鄭生之婦任氏色絕美鄭生依於王家其家甚富一日俟生他出至其室強逼之任氏力拒不能脫乃歎曰鄭郎可哀也問其故答曰彼不能庇一婦人託君門下致褻慢至此苟糟糠自足當不至是乃止數月生携任氏出郊外遇獵者牽犬而過任氏見犬忽墮馬化爲狐歎曰妖魅惑人自古有之而能以節自持者世所罕

說寶

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

誘人入井覆以磨磬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

語其人曰君無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塚上
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君其注視磨礮之孔乎吾
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報君恩耳幸毋忽也人用
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之驗乃負黃精
入井約一月開至期視之則歿矣僧不知狐力也

王氏
彙苑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
耳行至圓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見二野
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儗若無人
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

之日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遂往得其書紙文字類

楚書

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矣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

餘有一僮自杭州至縗裳入門持授其母之手字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藍舁東下以迎靈輦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褰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縗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得汝書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

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具數歲一旦忽至見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靈怪錄

元主至正二十四年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畱哉豈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

密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卽命淮王帖木兒不
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
如上都

皇明通紀

天順甲申歲浙人盧金蔣常往來湖湘間販易麻豆館
於漢陽之洗馬口時宅傍有馬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
容勤女工自幼謹婉有聲漢陽衛府及武昌求聘者紛
紜父母因無子未許蔣生年幼見而悅之一日朗吟曰
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摘只聞香高唐無夢巫山杳
孤館蕭蕭空斷腸是夕聞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
牕下之女曰適見閣下有顧盼之意是以背父母私就

君子莫棄醜陋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以爲真有此情
愈加持重東隣皆喜少年謹厚是後夜夜往來蔣生漸
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爲對
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諭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
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家之女所見不似乎有情乃道其
詳盧曰果謬矣今夕來否蔣曰來盧以麤布裹芝麻二
升與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是夕女果來蔣生始疑懼
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目了汝且回女亦感
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識拭淚而去次早步
芝麻而行至大別山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畜身

睡正濃生呬云幾被你殺我其物醒而負愧謂生曰今日被你識破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授生曰汝將一束煎湯自洗其病卽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家女卽生癩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將此第三束草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此相報耳勿以我之故告同舍郎我與郎君共枕席十三餘月乃宿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淚下如雨生亦念其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匿不言其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疾果瘳乃暗以次束撒馬家房上其女果生癩皮癢膿出時天炎熱穢氣觸人醫術

不能療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
不忍蔣生乃懇媼媒求之其家以爲謬也曰聽之至次
日蔣生塞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夜生煎湯以洗
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瘡殼剝落七八日起床
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始悔異之已無及
耳

廣豔異編

猿 猴 猱 猩 兔

按猿卽猴之太者王績遊嵩山石室月夜見一胡鬚白
眉老者自稱山公與績談論績疑其怪取鏡照之奔出
化猿而歟○猿臂可爲笛吹之其聲圓如竹

酉陽雜俎

吳縣民汪鳳盛忠宅在通津甚凶邑胥張勵見有青氣
胤天謂爲寶藏乃以百緒得之遂令掘發得一釜銅盤
覆焉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出莫知所詣因視釜中乃
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
猴神於此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
發者當族滅禎明陳后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
年發五十四年終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記

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古里人欲伐木殺之
中一老猴忽躍出鄰近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走救火

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甚哉

汀州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
號供奉又謂之猴部頭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
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
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幕府燕閒錄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初微若雞卵漸巨如
三四升甌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
琴瑟笙磬埙篪之響細而聽之音律泠泠積數年癭外
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
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

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何如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而去卽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癭中之猱也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覆舟以求食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螭蟠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

如其言隨手瘡合因留黃冠烹雞設食貰酒欲飲黃冠
因轉喉高歌又爲絲龜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旣而
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廣豔異編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
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
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獨異志

周文王被紂囚於羑里七年其子伯益考往視父與紂
圍棋不遜紂王殺益考以爲醢令人送文王食命曰待
食完而後言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爲野兔而去俗云
醉酒而嘔謂之打兔

玉屑

懶婦 野婆 兪兒 渾沌 無支祁

諸葛恪爲丹陽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引去故地卽歿叅佐問其故恪曰此事在白澤圖田兩山之間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僊引去故地則歿無謂神明而異之

山海經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

南越志

南丹獸名黃髮推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其羣皆雌

無匹偶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喜盜人子女復至其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盜大罵則挾以還之嘗爲健夫所殺至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蓋自然之文也

葉苑

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而經過人有德行而往牴牾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昨尾回轉向天而笑

神異經

中和三年夏有太白山人姓王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

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寇帥黃巢盜據
上京僞號金統恐秉此王氣而生請掘破此山則賊當
敗散堯封遂起萬役隨客掘之月餘其山後巖忽崩裂
十丈中有一石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劒一口黃
腰見人乃啣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上其事僖宗大悅
至秋巢寇果平

續皇王寶運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瞠然視援弓
將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
長尺而具衣冠右袂而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
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

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視前有水也
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
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對曰夷吾聞之
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

管子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西從
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
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
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

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
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
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
鑊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髻雪牙金爪闐然上岸
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
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
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
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
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
見公佐至元和九年春佐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

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
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
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
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曰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栢
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
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
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
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開視
人不可近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之去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

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李湯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

戎

幕閑談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 終

第九十二卷

鱗介部

龍

龍生九子

龍門

畫龍

白龍皮

龍水圖

秦龍

白龍

龜蛇

三兆

龜寶

龜妖

印龜

靈蛇髻

蛇鬬

神蛇

蛇瘟

蛇妖

壁蛇

龜

鼉

附海鱉

染指

齧虎

放龜

妖鼉

猪婆龍

巨鱉

諸魚品

海魚

魚竹魚產

魚母魚爺

丙穴

池魚

畜魚

緹魚

夢魚

井魚

屋魚

魚書

魚定數

罪魚

魚泣

知更魚

鱖 蟹 螺 海鏡

腹鱖

放鱖

西湖鱖

蟹 稻

不識蟹

蟛蜞

金鴈池

海鏡瑣珞

卷九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九十二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鱗介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屭屭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

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
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
其龍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

三秦記

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
膊至腰腰至尾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馬眼似
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
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水不能升天其性畏鐵又畏
棟葉及五綵綿其聲如戛銅盤涎能發衆香天火與人
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火逐之則焰滅矣

譚史

白龍皮李德裕當盛夏時時會客以金盆漬之於坐側

須臾涼若高秋

類纂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練爲衣忽金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雲仙友議

古有秦龍氏長安有秦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鰍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內魚倒水中相

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數尺闊其人諮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中朝故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千餘舸墜地爲齏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千餘人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新
聞

龜蛇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

乎左傳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沙中得一琉璃瓶中一龜長寸許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

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舶
胡人曰此龜寶也稀世靈物苟得而藏何慮寶藏不豐
於是惋嘆不已

金華子

開皇中被庭內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
禁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
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
骨其物落床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
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滅

隋志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于路愉求
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

龜首廻屈三祝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
悟乃取而佩焉

會稽后賢錄

甄后旣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
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
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
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

採蘭雜志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黃衣
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
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
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

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
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
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甚勿復來來必爲
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
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
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矣今必報君非我所
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卽死

玄性錄

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
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則

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藍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寓簡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登舟未幾卽偃卧自取葦蓆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轉欵聲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蓆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

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懼汗流復覆之凡行六七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人形與初來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顧直舟人不敢受道其故婦笑曰切勿泄言我從城中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則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少寧六月復然當日蛇歸再還也

夷堅志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

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
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
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
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
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惟生六女無有一男女
無緹縈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
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
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
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食用
蜜麪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

養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便嚙咋寄從後斫得數
劍痛急蛇因躍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
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緩
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
有賞賜自是東市妖絕

搜神記

正德戊寅南雍外西號牆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合
抱木頭如甕因身常陷牆中隨磚縱橫成形中土皆化
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
人出偶坐舍中惟見雛雞聲哈哈出孔中彼知有蛇矣
窺之但見兩目如炬卽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

移空乃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
二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隨白守備廳令
小教場軍所剉爲段扛棄江中

白醉瑣言

鼃 鼃

附海鱗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
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
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

左傳

天寶七載宣城江中鼃出虎搏之鼃齧虎二瘡虎怒拔

龜之首而虎瘡甚亦死

宣州志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走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恠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

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當自詳之相與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卽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韋未諭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韋乃矍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

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出文字一通授韋曰
知公問命故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
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
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
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
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
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
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
後三年廳前皂筴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
所言韋嘗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

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廳前有皂筴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途而卒初韋遇元長史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卽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迤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端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

河東記

焯煌李鵠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爲江鼃所舐俄然復生一鵠與之無異鵠之本身謂鼃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妖鼃

就任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
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鵠以狀對靜爲符
書於巨石上石卽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
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
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故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波中

異志

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豬婆龍於下搜抉故也
以其與國同音嫁禍於鼉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
捕蓋然岸崩如故有老漁過曰當以炙豬爲餌以釣之
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他日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耳

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縉而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
推拒乘此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
鼉也老漁曰鼉之大者食人卽世之所謂豬婆龍汝等
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晏公遂封爲神霄玉
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以爾雅考之有翼曰
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
碕岸

國憲家猷

宋趙鼎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間紅旗靡
靡相逐而下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

手余爲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
剖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
聞舟人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頃所見巨鱣也能吞舟
平生卽舟人未嘗覩

宋紀

諸品魚

東方之大者有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
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

神異經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
沒上下取之

后山叢談

流水之魚背鱗白而味美止水

之魚背鱗黑而味惡鹹產者不入於江淡水產者不入於

海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而豕白

小史

集雅

鮎魚凡諸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腹鮎魚白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衆魚之生母也

禽蟲述

瓊州文昌

縣有魚爺井水極清冽相傳泉與海通有一大魚頭白俗呼爲魚爺人呼之輒出

埤雅

東南有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內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水入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

水經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

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

風俗通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蓄第一所謂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二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養魚經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
高冠大屨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便提子貢而挾之
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
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
之沒手什於地乃是大緹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
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
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
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恠故謂之五酉五
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恠殺之
則已夫何患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擊予之命乎

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予路烹之其味滋病者
興明日遂行

搜神記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鈎而放之帝後得明珠

三秦記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井中三魚一金鱗一如常一半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呼高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

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剗之魚而遊
泳不死亦可異也

陶朱新錄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
曰魚生泉而及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
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

魏志

昔宗美思桑姊不見侯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
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
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美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
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姊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
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

震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
惓惓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
作萬里脩誰作長河水化作瀼瀼流誰謂比翼鳥化作
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欸馳想託
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統素製魚盛書
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吳郡漁人張鬍子於太湖釣於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
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鬍子近建
昌地淳熙八年春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潚設
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極不過一二斤是歲民楊壽子置

網於章山支港及收之覺其太重獨力牽挽不能勝遂
爲所困同業者三人共助之乃一魚絕大騰躍于中徐
徐曳至岸百計攻刺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隱有
鮮紅字衆人皆村氓無以識者一士人至爲釋之曰三
渡入朝門四渡遭大水下稍却逢楊壽子彼村多楊氏
取此魚者正楊壽子云

夷堅志

鄱陽彭仲光有漁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仲
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訝留
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持杖歐罪數千人皆
束縛駢聯男女相雜羸形悴態以次入水悉附膺大哭

若不得已而墮辨驚覺以告父明日舉網魚充滿其中
仲光感之爲之不忍食

夷堅志

宋諸暨縣令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後奉
詔詣闕夢江湖中魚爲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
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
邑者

本誌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
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
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
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

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

曰代漏龍

採蘭雜志

鰲 蟹 螺 海鏡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剖腹視之
得有白鰲青頭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鰲口中終不死
後有人乘白馬者馬溺濺鰲縮頭藏血乃試取溺灌之
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卽愈

志怪錄

黃德環家人烹鰲將箸笠覆其釜見一鰲仰把其笠背
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
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

身覺甚冷及曙檢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鱉在上間三曳
三顧而去卽日病瘥

葆光錄

宋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
公至柰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
矣公等及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
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
莫迹物能前知如此

西湖志

埤雅云蟹未輸稻則不可食蟹始窟穴於沮洳秋冬交
則大出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蚤夜鬻沸指江而奔蓋吳人梗稻常在秋冬之際蟹出
取芒夫差之時蟹盛故稻無遺所謂蟹荒

鉛槧

關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士人以爲怪有病瘡者取
去懸門戶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筆談

王吉夜夢一螻蛄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翼日當舍此吉
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
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螻蛄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
螻蛄

成都舊事

廣陵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翼早見人擔螺
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于潭上獲一小盆

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爲盥晨起索盥忽見禹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云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試貯菽麥白銀等一夕皆充仞僧始寶之于是以所積金盛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云此水宮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于潭遂化爲金鴈飛去人目其處曰金鴈池

輿地志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盤殼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瑩潔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饑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

越絕

瑣珞似蚌有

一蟹在腹中爲出求食淮海人呼蟹奴一名海鏡

江賦止

第九十三卷

昆蟲部

蠶 蝶

八蠶

寡女絲

池蠶

金椎子

金蠶絲

蠶牛

蛺蝶

化蝶

虱 蠅

蚊

虱語

衣虱被虱

虱瘕

虱報

鬚虱

辨虱

青衣小兒

納蚊

射蚊

蜂

蟻

蠹魚

鼯

蜂王

蜂舟

蜂仙

蟻王

脉望

懷土曳腸

式蛙

投蛙

鼓吹

天使

夢蛙

禁蛙

蠱虫

蜥蜴

螳螂

螻蛄

蝗

金蠶

鞫通

蠱毒

十二時蠱

夢飲麻膏

迴車

破械

蠶蝗

夏亡

嫁金蠶

吐綬

怪哉

銷麥蟲

嬖氣所生

陸顒食麤

卷九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昆虫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蠶 蝶

吳都賦云鄉貢八蚕之綿丹鉛錄云永嘉有八輩蚕一

曰蛺珍蚕

三月績

二曰柘蚕

四月績

三曰蛺蚕

四月中績

四曰愛

珍蚕

五月績

五曰愛蚕

六月績

六曰寒珍蚕

七月績

七曰四出

蚕

九月初績

八曰寒蚕

十月績

凡蚕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八蚕

之實也

經繫

蚕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

傍孔壁中視鄰家蚕籬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
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縑絲製琴
絃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綵也聞
者莫不墮淚

說林

大軫國有靈泉池以五色鰐池採大柘葉飼蚕於池中
池中有挺荷疾風不能動大者濶三四尺蚕經十五日
即入荷中蚕可五六寸爲蠶形如斗自然五色人縑之
以織神錦

孔帖

旁也新羅國人有弟甚富旁也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
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蚕穀種于其弟弟蒸而與之也不

知也后生一蚕大如牛食葉數樹不足第知而殺之四方百里蚕飛集其家謂之蚕王四隣共繰之不供穀惟一粒穗長尺餘旁也常守之忽鳥啣去也逐之上山鳥入石罅旁也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蒸戲一小兒曰你要何物一小兒曰要酒小兒露一金椎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美炙羅于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椎插于石罅旁也取其椎而歸所欲隨擊而辨因是富侔國常以珠璣贍其弟後其弟效之爲群兒所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而歸

陽續俎

代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有軟玉鞭遂命碧金絲爲鞘其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者其國有桑枝榦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長可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然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琴瑟

陽雜編

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或經年不相面諒常乞蚕種于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

諒夫妻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
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蚕臥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
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覓魄俱喪
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死及諒蚕繭皤然如甕絲
乏之正得絲百斤

夷堅志

常有人游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
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
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南志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孕千
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嘆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

夜即有黃白蛺蝶數萬飛集于花間光輝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得數百于殿內縱嬪御追撲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與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于粧奩中其后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唐書

虱 蠅 蚊

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曰奚說一虱曰爭肥饒者又一虱荅曰肥豕不度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

韓子

齊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復

置衣中后終身無虱

北堂書抄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

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
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清異志

賈耽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
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
帛募善醫者自兩京至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
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
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
疾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悵然無知豈其藝未至而叟天

降之災乎然某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街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倘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後父語子曰吾病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旣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旣飲則覺四肢稍

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然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吏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

昌解頤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人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墮嵩

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蓋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便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劒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矚之無恙也訪得風事始知其夢蓋風代嵩死也

魏生禁

殺錄

王荆公入朝風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墨客揮犀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

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
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
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
日若問可荅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飢會既去頃之
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
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
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后吃飢飢二公大笑具宴
爲樂

長公外紀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
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來復去俄而長安街巷人相

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
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表大呼于市曰官今
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代醉編

齊桓公臥于栢庭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
物失所寡人悵悵白鳥營營是必覩耳因開碧紗之幃
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噉公
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
腹腸爲之潰敗矣

金樓子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一百朔窮臣當賜
帛曰客從東方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

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懷懷格閔而死土人被創
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爲掌指
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復脫禪

東方朔

蜂 蟻 蠹魚 鼃

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
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不
能成蜜至七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如不死則群蜂飢
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
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多老王遜位而出所
分之蜂均挈其半未嘗多寡從王而出者未嘗復回飛

止必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
分次撥發花少受罰野花開時蝦蟆所掠蠶蚤所粘者
十去其三每一百蜂往有七十四房如菜花盛時十去
其二二爾○蜂每日有三朝

陰陽變化錄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
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
梟紂名其舡爲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
蜂旗則此類也

拾遺記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建蘭若庭
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

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曰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有僧密聽之一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藉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扎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酉陽雜俎

吳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着一短
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着船
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鳥向其人謝云僕是蟻中之
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后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
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擊歲餘昭之忽思蟻
王之夢結念之際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告其人曰但
取三兩蟻着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鳥衣云可
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及也旣寤蟻嚙械已
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

原化記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
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
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
名曰脉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
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
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

原化記

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蝦蟆曳腸
於水除草上纏繖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
聒之則蚪斗皆出謂之聒子

全雅

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

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韓子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誠齋雜記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間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荅曰我聽君鼓

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齊書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盪喧阗執燭入視見一蝦蟆大如三斗金即命人用大銅盆覆之客曰夫蝦蟆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亾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酉陽雜俎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祲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北夢鎖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民居之有年矣春夏之交每苦群蛙盱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聲至今絕焉

東

園友聞

蠱虫 蜥蜴 螳螂 螻蛄 蝗 金蠶 鞠通

蠱毒中州他省會所無獨閩廣滇貴有之行廣右見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螳螂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脛含礬

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桃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鷄則腹孕活鷄滇畜蠱甚衆不害人其神多蛇蟾騾馬之狀取死兒墳土洒床下置蠱神于上其土或化爲錢貝又李月山叢談云廣南中夷人多能變爲猫犬一種嬾人亦能之夜攝人魂魄食其屍騾爲人捕則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屬地羊寨亦有撲地鬼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而人不知離寨而死割腹多木石又一種蓄蠱者忽令人胃中生土一塊土内生稻芒針刺心而死名稻田蠱北邊固亦有之

五岳遊草

十二時蠱出南海若大

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

既潛噬人急走籬藩上望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蟲
事物紺珠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
蜥蜴沿銀缸噲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
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
見對王微哂而已

西湖志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
對曰此螳螂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
就敵公曰此爲人必爲天下武勇迴車而避之勇武聞
之知所盡死矣

韓詩外傳

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牆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爲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螻蛄

搜神記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撥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集異志

天虫蝗蝻是也

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則生奸邪執政

則生主海內兵亂夏桀之世出而夏亡

蟲志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蚕率以黃金釵器綿緞置道左俾他人得焉福清縣有訟金蚕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蚕畏蝟蝟入其家金蚕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竟爲兩蝟擒出之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虫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虫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者必取托胎虫

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金蚕毒若鬼神蜈蚣若是強大
然皆一物一制如此

說海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弦
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皆有一孔若蛙者一日
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蛙不除之則皆速朽袖
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有一綠色虫出背
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是彈唱琴
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
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
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

林

怪哉 銷麥蟲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蛭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
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旄頭馳還以上聞時東方朔在屬
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蛭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
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
怪哉殯氣之所生也此必秦故獄處丞相公孫弘按地
圖果秦獄也上曰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
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蛭置酒中須臾糜爛上
笑曰東方生真先生

方朔別傳

吳郡陸顥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後爲太學生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等航海梯山來觀文物之光願與子交歡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顥壽顥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繒顥遂僑居于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顥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

坐胡人挈顓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于君幸望許之且我所祈于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虫則我以厚價易之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虫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虫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但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君果遷居焉又此虫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實
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即以麵斗餘致其前
蚩食之立盡旣而以筒盛其蚩又金函扁之命顓致于
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輶輦金玉
繒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函而去僅歲餘群胡又來
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
以耀天下顓與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置油膏於銀
屏中構火其下投蚩於屏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
童分髮青衣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
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

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藉藉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重置金函中其重雖鍊之良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甚無懼顓即執胡人佩帶入焉海水豁開鱗介辟易遊龍宮入蛟室珍貝惟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數品遺顓貨于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

富其后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宣室志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終